

贤墨流忆

童年的春节

杨春贤

童年的春节好美。

春节的帷幕,是从农历腊八那天缓缓拉开的。

小时候,每当春节临近,我就跟在父亲身旁,在如织的人流中穿行于市场和商店,买新衣,买肉鱼,买糖果……到处散发着年味。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是春节的热身。这天晚上,我会帮父亲把上一年接来的灶王爷像,从厨房的墙上请下来,然后点上香火,送灶王爷上天。传说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来探查世情的。人们用麦芽糖制成糖瓜,“贿赂”灶王爷,拜托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扫过房子,家家户户便开始杀鸡、炖猪头、蒸枣馒头等准备年夜饭了。

大年三十,无疑是春节的高潮。虽然那时家里很穷,但童年的春节镌刻在我心里,成为最幸福最美好的记忆。这天家家户户都忙

着贴春联、贴“福”字。

年夜饭前,要点燃香烛,祭天地,祭祖宗,迎接财神爷、灶王爷,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充满仪式感。

在院子里放完迎年鞭炮回到屋里,大盘大碗的菜肴和热气腾腾的饺子摆上桌时,年夜饭就开始了。全家人围坐一起,相互祝愿,其乐融融,其情绵绵。

“哎哟,吃出钱来了!”父亲笑着说。他常常第一个从饺子里吃出硬币来,大家便举杯祝贺父亲:“恭喜发财!”这也是全家人共同的心愿。随后陆续有人从饺子里吃出红枣、花生……其实都是事先包进去的,旨在庆贺新年有个好彩头。

室外鞭炮声震耳欲聋。爆竹无疑是春节钟情的歌者,它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散发着浓烈的年味。点燃小鞭,那哗哗剥剥的声响,仿佛清脆响亮的童声合唱;而又粗又大、恣意喷着火星的红皮爆竹的炸响,则是报春的惊雷,是春节交响曲粗犷高亢、感天动地的男高音!

吃完年夜饭,开始“守岁”。除夕之夜非同寻常,“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守岁”是古往今来的文化传统,是辞旧迎新最古朴温存的守望。全家人围在一起,吃着瓜子,拉着家常,憧憬着未来。这时,孩子们换上新衣,接过父亲分发的压岁钱,脸上堆满笑容。

大年初一,人们踩着一地花花绿绿的炮屑纸,给长辈和亲友拜年。“过年好!”的问候声从这里那里传来。

幸福的时光总是美好而短暂。新年仿佛刚刚开始,初二晚上或有的地方初三早晨的送年仪式便悄然而至。按照习俗,吃完送年饺子,就算送走了新年。那时我总感觉新年的礼仪太过仓促,还没尽兴,就送走了新年,心中难免有些不舍。

绵延的鞭炮声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似乎是对春节留恋的咀嚼和回味。

春节是童年最美丽的风景!
(作者系高级记者、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

锦秀山河

年味赋

锦河

看得见摸得着的年味
腊月里凸显多少欣慰

听得见闻得到的年味
年根前激欢多少经纬

年味像甘甜的腊八粥
吉祥拉着华夏的双手

年味像甜蜜的糖瓜
尝一口,眼前一片迎春花

年味像浓香的年糕
品一口,福娃放声笑

年味像丰收的美酒
喝一口,萌娃乐不够

年味像火红的对联
福禄寿喜映红人间

年味若大红的灯笼高高挂
幸福的日子胜过芝麻开花

年味像喜庆的微信
染红了欢乐的年根

年味在火红年货大集
人山人海春意正洋溢

年味附在超市里人群
大包小包拎着甜津津

年味哟,像一支歌
炎黄子孙激情四射

年味哟,若一首诗
火树银花亮在吉时

哦,年味是传家宝
国泰民安幸福调

哦,年味渐浓了
春姑娘练起了高跷

哦,吉祥的年,迎春的苗
水仙花发出动人的欢笑

窗外几个顽童放鞭炮
嘴里哼唱过年的童谣

谁在家里拉起了京胡
年味的涟漪荡心湖

(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老圃新耕

忙年

侯修圃

年味是什么,它不仅仅是年货散发的味道,更是在筹备过年的过程中,那忙碌氛围溢出来的感受。其实,过年就是一个分水岭:年前忙,年后玩;俗语:“忙腊月,耍正月”。

我想起上世纪50年代,过年最忙的是大哥,年前逢集就赶,骑一辆破旧自行车,后货架上坐一个大竹筐,在集上买了猪肉、蹄子、猪下货装在筐里,还有白菜、萝卜、土豆、菠菜等,水果也得买些,鸡不用买,家里养的鸡,装满筐子,骑上自行车,一路颠簸,到家卸下来。母亲接着把所有采办的东西,该摘毛的摘毛,该上锅煮的上锅煮,该炸的炸,再把蹄子煮熟打成冻,还得杀一只公鸡,过年好上贡。其实,过年家家都在忙碌,散发在空气中的香味弥漫整个乡村。鞭炮声此起彼伏,给人一种感觉:年,越来越近了。

腊月二十三是辞灶,伴随着鞭炮声声给灶王爷送行,似乎是过年

前的预热。过了辞灶,忙年进入白热化。过年讲究除旧布新。整个屋子要大扫除,把所有旧家具和杂物搬到天井里。嫂子挺个大肚子也不能干重活,与我们小孩子一起收拾小东西,一切搬完了。只见大哥用毛巾包着头,穿一件旧衣服,擎着大扫帚满屋扫灰尘,烟熏火燎了一年了,什么黑乎乎的灰尘、蜘蛛网等,都得扫干净。我们在天井里擦拭桌凳,屋里扫完了,再一件件搬回原处,这一天的忙碌,累得腰疼腿酸,却快乐着。

不光屋子除旧布新,被褥要拆洗,炕席要更换,人也要更新。大人孩子要洗澡,那时农村没有澡堂,母亲就煮一锅开水,用大盆盛着,趁晚上自己用毛巾把身上擦洗干净,就算除尘了。衣服都要换新的。有一年,全家都有新衣服,就我没有,母亲嘱咐大哥去供销社割布,连夜给我缝制了一件大褂。过年我穿上新大褂,到

街上显摆,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

腊月二十八是蓼兰大集。大哥数数家里还缺什么,他就骑上那辆破自行车要走。我说:大哥我也要。因后架坐落着竹筐,大哥让我坐在前面车梁上。自行车“吱吱嘎嘎”响着像唱着一首古老的歌谣,在农村土路上滚滚前行。到了集上,人山人海,叫卖声,吆喝声和鞭炮爆炸声响彻云霄,年味愈来愈浓了。大哥买了鞭炮、对联、窗花,载着我一路顺风回到家里。

大年三十,母亲和嫂子铺上新席子,拆洗了新被褥,换上新窗纸,贴上窗花,还包一锅包子。大哥把旧对联揭下来,贴上新对联,“总把新桃换旧符”,再把大红灯笼挂起来。一切准备就绪。嫂子忽然临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大哥喜形于色,说:娘,您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娘说:就叫“忙年”!小侄子来临,真是双喜临门!

(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